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賞十

明 慈 山 德 清 閱

園中語錄序

園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錄語者浙

西吳生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

宗孔孟輒云闢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

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滅倫畔道也苟可以

裨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及者即伶人

嫠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釋官

博士往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

儒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

一世大儒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

月爭烈及居潮時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

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非之者非其流於

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

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

觀早失恃怙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

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

遊遍天下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彌勒心

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

海內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

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

貴賤大小持平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

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飯

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爲排詆道人放以此

得名亦以此賈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

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

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

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子獨不喜誦

佛經每嘲云即心是佛耶即口是佛耶南康

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構大獄與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罣悞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笞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一孟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匣繫繫者扣之隨人啟迪無非接引向善不勦空談幻語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授彥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

十

二

論朝聞道章甚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人莫解天明戶啟呼薑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着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昇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發現光明狀予與園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佛聲浩浩及埋瘞土穴中七越月放骸南遷幻身如生不毀世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魄歸塋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彥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園中問答語偈以授舊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

其

三

緣乞予一言叙之予惟佛氏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繼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潭曹學程撰

### 園中語錄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

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汝輩遇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葺屋亦不惡獲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 被逮答檀越

達朽既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輩憤然謂余曰和尚厭離塵界宜脩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頻易也朽乘

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鶻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為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蘓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微微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真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

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毳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象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整入而心通矣奚疑之

黃

五

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真即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況大於此者乎

萬曆庚子師寄園中兩康子吳中石佛贊云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因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

示吳彥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郢中仇文學

咄咄胡為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  
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為弟子阿那律陀正  
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  
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啜其唇  
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為何物夫聲之與色  
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  
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  
較其餘醉其荒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  
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  
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  
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  
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  
以性變而為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  
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

昏散明靜為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眾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  
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為主  
心為奴矣故卧薪嘗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  
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  
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  
待而為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  
習則瞋此情為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  
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為一  
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  
故我用即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即已  
用也知周不勞形充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  
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即衆人

也如來即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  
而昧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  
知自重耳人爲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毬  
又何言哉

師別號  
皮毬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  
來衝雪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  
天開正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  
中重睡穩翻身薦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

根聽夜柝却沈豐韻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  
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嚙唾何妨真與俗兩采  
夜深暗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  
者條擔子誰輕重兩道眉毛綽有神

傾蓋白頭匪兩人祇緣岐念總同身兩間

擔子誰堪任箇有生來一點神

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獨影却從暗地親長嘯一  
聲空界裂誰知針芥在羈人  
羈人敢必全無罪要識生機即死機覩破死  
生原一貫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藻鏡離塵萬象新花菓故

園應自好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懸眠絕勝雲林鼻觀禪却被頭  
陀閒擾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閻羅可是執金吾火鑪冰山事有無試問密  
卽何所解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誰謂花神解說禪空色雨  
關留不住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珠墮落何須物外追  
尋卽把覺迷添着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篋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  
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庚十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

篋能致痛試將殘脛送跏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園扉別峰倘  
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  
談身後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

事

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九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  
拾娘生足鐵檝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  
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  
謂無消息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  
年看老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狴犴更從容主人歸  
去香雲冷好卧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  
照吳門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  
妨露法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恠來雙  
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故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即伊不必燕

雲重眷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

田侍者人生那忽死死生之府法門何所

聞付諸塗毒鼓

職所知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

老朽休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入

持執示覽護持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

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即聞紫栢尊

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羅白

簡連繫比部獄明年癸卯冬聖天子以奸

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亦

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

如平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



詔獄無何入西曹彥幸獲飯依焉初聞師  
嚴冷不易親及見則深慈等悲沁人心髓  
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爲拈毘舍浮佛半偈  
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令  
久久持誦且爲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  
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  
境更何所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  
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  
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彥惟時如  
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雪斷臂  
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  
苦之因法乳恩深即損頂踵不足明報也  
師既居園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  
令尹鄧中諸文學闡扶儒釋性命之淵奧  
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衝口而成及被訊

十

工

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欲落而師  
雲間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園輒又渠渠以  
佛法勸發一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  
如此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  
去彥愕然曰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  
勤啟請而師顧笑曰去得快來得快旋即  
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以倉卒未之  
錄也越二日既曙園扉啟師遽出戶仰視  
曰辰刻矣因呼薑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  
盧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  
君聞之倉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  
師乃更微睇直指君放手斂足輾然而逝  
即十七日辰刻也隨昇坐露地霜風塵沙  
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如未度  
世既出獄以師遺言毋斂僅周以藥裡而

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  
四郊如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  
者鳴諸當事得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  
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之土未乾疑師且  
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不變一衆  
號呼嘆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超  
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  
晚即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  
地而其高厚非所能知然其恬禍患如遊  
戲等生死於往來其滅度也則併幻身而  
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刑楚了不入  
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苦海  
有如拯溺救焚目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  
如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  
之聖賢皆不足信也師入園中隨地隨時

隨人橫口法施若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  
踞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各各攜去而彥  
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南法屬  
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  
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遠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彥彥先  
甫和南記

紫栢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  
獅子窟斫梅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

贊十

士

毒鼓釀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  
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  
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  
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濶步不存  
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達觀大師小影索予爲贊

時予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可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

毛不換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

十一

十三

園中却在這上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

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然也祇得一半若欲

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故大明國內

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

即時乃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

洞觀太常傅太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

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歸二君遂不復言

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馬師鬚鬢不剪

頂著樵巾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謂

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

懽然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

思肅如試舉子坐定侍者設席于前具筆

伸紙予問故曰請與諸子同作楞嚴經中

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然受之不爲

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輒呼

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

二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項之侍者持客刺

來報乃鴻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

日體倦徐公見可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

趨出師曰不可到即請見徐公向日與予

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偵予所至則尾之故

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

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

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

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問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逐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竒恠余具觀如此竒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即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且更噓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

書十

古

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篔簹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真箇達師僧繇難畫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瓣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明明詰之道及見吳成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趨打擲呵詈之表景債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與梓縛燒灼不勝苦趨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

書十

十五

人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顛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  
妙智具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  
谷拔劔虎邱埋天日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

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頽然雙頰河漢爲口風雷爲舌汲  
汲波波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  
豪傑賢愚終古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  
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腸難打疊這打疊不  
可說休問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  
在天堂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

作家祇有逆來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爲法津梁既  
遇吾師曰真法王皈依叅請篤老皇皇忠得  
黃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  
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  
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  
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  
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  
是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  
法乳難酬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  
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  
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  
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日牢戶  
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顙西原夏座淫

滂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齧  
 風穿南遷啟龕載覲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  
 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  
 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觀此奇異允  
 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

贊十

十六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  
 醒夢宅接續慧命為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  
 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  
 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撞箇標何妨地獄還些  
 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  
 從前舊皮袋一道神光火電飛風流鏡漢今

贊十一

十七

疎快

聞聞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  
 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  
 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  
 傳燈諸老成其人哉又不復作頃於達觀禪  
 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  
 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  
 世居吳江太湖之攤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  
 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  
 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  
 家當為天人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  
 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暨年性雄  
 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羸弱不好弄生不喜見

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妨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蘓州閭門天大雨不前偶直虎邱僧明覺相顧矜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食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中耶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為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邱歸即閉戶

讀書年半不越閩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為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與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

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  
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  
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  
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  
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

實字

十九

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  
不染一層融命禿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  
脫了一塵還一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時知  
識嘯巖法主還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  
復歸虎邱省覺乃之松江掩關百日之吳縣  
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  
子不憚子一日榻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  
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  
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  
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

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  
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  
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  
林戒如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  
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  
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  
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  
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闍師風  
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委悉之  
郡城有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  
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  
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  
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  
堂五楹既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  
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



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  
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  
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  
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  
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陋有終不聞法名  
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  
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  
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罔  
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  
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剝刻於五臺屬  
弟子如竒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  
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  
仍屬竒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  
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  
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即泰

書十

二十

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  
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忝浙藩進至方伯竟  
復化城且蠲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言力  
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  
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  
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  
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覺診  
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  
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即命剃髮竟  
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  
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  
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  
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  
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馬師以刻藏因緣  
議既成聞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

書十

主

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借復之都門乃訪  
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  
五臺因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  
窟適遇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  
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勅僧諷誦  
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時師正塲開公  
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  
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  
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  
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  
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入山期也  
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流趕至  
即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  
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  
師即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

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壩由二晉歷關中跨  
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  
登大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  
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巧者憐而乞  
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底爲  
樵者剝斷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咒願復  
生以下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  
固如此時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  
館執侍最勤師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  
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忝勺原素雅重師意留  
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  
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於師因  
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遊皖公山焉  
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即屬阮宜建梵刹居士  
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詔名曰法鏡是爲

澹居其庵今蒙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  
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  
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  
被力者侵師志復之故石室佛座下得函貯  
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適慈聖聖母聞  
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  
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  
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  
師重二事思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遊回即  
馳至京候於上方堯率院師拉予遊觀石經  
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  
居於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  
爲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  
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  
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

賞十

二十三

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  
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  
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  
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  
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予與師約往  
瀋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  
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聖母賜  
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聖怒詔逮  
清下獄鞠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  
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  
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  
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澚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  
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  
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子

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以上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閻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為涕下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愁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

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達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國中語錄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為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

黃十

十四

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

案

三五

有偈云恠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鑑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峯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尙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閤則盡命立不近闔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

為懷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至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為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

第十

十六

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凜然暖然師實有焉師性就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納無餘無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為傳燈未遂本願責志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未有濟關主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

實年

十七

則尚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  
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  
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  
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以前無師派未敢  
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  
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此證之則師  
之不忝為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以俟後之  
明眼宗匠續傳燈者來焉以師未出世故無  
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恭請機緣開示門  
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弟  
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驚  
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  
伎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獼獠南嶽青

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牠誑賺五家手快  
如撫舜琴南熏條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  
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未昌門戶孤單命存  
一線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  
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筭  
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  
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  
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  
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  
春在花枝時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撰

祭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  
越十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  
陳香積之供致祭於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

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  
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  
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  
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鋼千七百  
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

十一

十二

德山臨濟為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誓  
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  
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  
華影裏初訪子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既再晤  
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子禍之未形也備告  
之以隱微及子難之既發也將為我以雪洗  
且酬夙約於曹溪將扣關於帝里冒炎蒸於  
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  
子於九死嗚呼師之為法門也實抱程嬰杵  
白之心師之為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

十一

十二

子荷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之猶未已于被  
放於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歡若更生  
今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未訣兮甘為炎  
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局之再啟  
子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  
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  
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  
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不顧放身於塵  
滓冀和壁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  
君門兮九重倏遇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  
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  
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實鑒其衷腸兮  
唯見遲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  
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  
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師悲五



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跌坐今  
 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病患  
 櫻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  
 議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子弟  
 子奉師以南旋今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  
 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  
 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  
 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  
 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誅嗚呼痛哉  
 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  
 今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  
 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  
 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  
 翹勤兮延佇哀哉尚饗

舉火

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  
 唯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  
 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  
 面目荷擔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  
 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  
 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  
 則兎角龜毛拄杖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  
 露尾撇下贓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  
 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  
把盡○拄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相云  
寶十 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毘舍  
 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只這半偈已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

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即如來果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脇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輩開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者地隨機赴感未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慈山師道吾持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參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山劔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謂空假混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重玄之妙旨昆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觀面緣慳聞名種熟清淨明誨私

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思雖漩復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歸自己長爲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辭克窅堵波最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煩半偈阿師眉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爲一一亦亡 即假悟真真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即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墻壁皆雷音

瓊瀉雲興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即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恭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窅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即師師即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警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即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 皖舒私淑小子廣淪優

婆塞吳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尊者全集卷第三十

賞十

三十二

音釋

臚 表如切音 緇 圭淵切音 濬 須骨切音 隸 音

臚 臚 臚皮也 緇 緇 立綱切音 濬 濬 深也 隸 隸 音

明 明 胡吠切 攪 攪 立綱切音 鞞 鞞 堅溪切音

也 也 攪 立綱切音 也 也 攪 立綱切音 也 也 攪 立綱切音